



中信國安葡萄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GUOAN WINE INDUSTRY CO., LTD.

— 倡領產地生態消費 —



品質源于生态

尼雅产地生态葡萄酒

每一滴尼雅均来自新疆天山北麓小产地生态葡萄园
先天产地生态，绝少病虫害，避免农药残留



紀念「三毛之父」 新館開館

怀念乐平
张乐平先生，中国漫画界的一代宗师，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追求的一生。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那些经典的漫画形象，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执着，对社会的关怀。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展館內張樂平的銅像 本報攝

中國傑出漫畫大師張樂平逝世至今已20載。儘管大師已離我們遠去，但這位「三毛之父」用畫筆留給這個時代的歡樂與震撼卻清晰如昨。為紀念大師逝世20周年，「張樂平紀念館」新館開館儀式今日在大師的家鄉浙江省海鹽縣舉行。

【本報記者王志民、倪巍晨上海十日電】



▲參觀者在展廳內拍照 本報攝



▲張樂平各種版本的三毛作品 本報攝



▲當年讀者寄給《大公報》的信，紛紛希望能幫助三毛 本報攝

張樂平的孩子、生前友好等共計二百餘人出席了今天的開館儀式，本港著名導演王家衛亦作為親友，特地從香港飛至海鹽參加開館禮。

張樂平幼子張慰軍全程參與了張樂平紀念館新館建設。他介紹說，張樂平紀念館於1995年11月開館，館名是由文壇巨匠巴金先生題寫，新館則在去年底完工。1926平方米的新館設置了張樂平生平展廳、遺作展廳、公共展廳、少年兒童活動區、創作研討室等集中文化研究、地方文獻寶庫等於一體的多媒體展示空間，希望新館能為所有熱愛三毛的朋友展現一個完整、真切的「三毛之父」。

陳至立夏寶龍函賀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陳至立和浙江省省長夏寶龍為張樂平紀念館新館的開館發來賀信。

陳至立在賀信中寫道：「張樂平對兒童的無比熱愛和對弱勢群體的深切同情，以對真善美和藝術的執著追求，創作出大量優秀的、富有時代特徵和親和力的作品，他塑造的『三毛』形象更是陪伴了我國幾代人的成長。他為中國漫畫藝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也為少年兒童教育發揮了積極作用。」

夏寶龍則在賀信中說：「張樂平先生是傑出的漫畫大師，創作的大量優秀美術作品深受讀者特別是少年兒童喜愛。張樂平紀念館自成立以來，大力宣傳其作品和思想，努力滿足群眾藝術文化需求，在推動漫畫文化研究、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大師遠去風采長存

新館展廳有多媒體系統滾動播放大師的電視紀錄片。新館還特闢專區，陳列了張樂平先生的精品力作，以及歷年出版的畫集。在「張樂平生平展廳」，新館用三毛作品的各種版本，打造了一堵色彩繽紛的「作品牆」。大師生前常



▲張樂平紀念館開幕式現場，張樂平幼子張慰軍（左二）和名導演王家衛（右三）一同出席開館禮 本報攝

戴的帽子、搜集的各種民間玩偶、經常使用的文房四寶等遺物，無聲地述說這位平民畫家的風采。

在生平展廳中，最引人關注的當屬西側展櫃中一雙僅幾厘米的小棉鞋。張慰軍透露，父親所創作的流浪兒三毛，引起了讀者的共鳴和關愛，這是感性的讀者為三毛製作的小棉鞋，這裡還陳列了《大公報》連載《三毛流浪記》期間所收到慰問三毛的大量讀者來信。

「父親的作品講求簡練，因此我們在布置新館時特別注重設計的簡介。」張慰軍坦言，新館入口處牆上的張樂平自畫像，是大師1941年的作品，「這幅畫是父親當年最鍾情的自畫像之一，因此我們將其挑選出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當年這幅畫在報紙上刊登後，有媒體載文『張先生若不畫漫畫，他一定能成為中國的畢加索』」。

有人說，「張樂平手中的漫畫筆，是解剖社會的手術刀」，此言不虛。大師正是以三毛兒童的天真，向社會的不滿狀態投以諷刺。

抗日救亡以筆為槍

隨著新館的開館，關於張樂平「以筆做刀槍，畫家上戰場」投身抗日的一段秘辛亦浮出水面。「七七事變」爆發後，父親參與並發起成立了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並着手編輯《救亡漫畫》。」張慰軍透露，同年8月13日淞滬抗戰在上海打響，父親和葉淺予、胡考、特偉、席與群、陶今也、梁白波等隨即組織救亡漫畫宣傳隊趕赴南京學辦畫展宣傳抗日，當時宣傳隊的領隊是葉淺予先生，而父親則是副領隊。此後，宣傳隊又加入了不少知名的中國畫家。

張慰軍說，中國空軍於1938年5月20日「空襲」日本本土，當時飛機上攜帶的並非炸彈而是抗戰宣傳單，這些傳單上均配有漫畫宣傳隊繪製的漫畫。傳單紛紛撒向長崎、福岡、久留米、佐賀等地，成為日本開國以來被他國飛機襲擾本土的首次記錄，空襲散發的傳單總數不下百萬份。1939年初，日本漫畫界在一次會議上承認，「我們被中國漫畫界打敗了」。

特稿

我與外公張樂平

本報記者 詹勝

今日外公紀念館開幕，鵝毛大雪。35年前，我呱呱落地，屋外也是飄着鵝毛大雪。

我剛出生，大舅張融融即從醫院趕回家，在紅紙上寫下了「特大喜訊，朵朵生了個胖小子」，貼於家中門口。外公大喜，為我取名「詹勝」，寓意「戰勝四人幫」，眾人叫好。

後來香港朋友們聽到了我的名字，或稱讚很有型，或調侃「像蟲惑仔」，我總是一笑了之，因這裡包含了那一代文化人的辛酸。

由於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兩歲後被託付給家裡老人撫養。第三代中，父母不在身邊的就我一人，因此外公外婆對我格外地愛惜照顧。外公對我的教導，總括來說「無羈」二字。我生性頑劣，時常闖禍，但外公從無打罵過我，只是讓我閱讀家中書籍，自己體會，並以身作則，潛移默化地讓我學會做人處事的道理。

印象最深的是，小時候我自己常被外公當成是「小三毛」。外公晚年畫三毛的時候，動作想不出來怎麼安排好，就會找我來當模特兒。他作畫極快，我一擺姿勢，他抬頭看看，寥寥數筆後，三毛便躍然紙上。我小學兩年級時，出版社要重印三毛流浪記，外公還特地要我用稚嫩的兒童體寫下「三毛流浪記」幾個字，用來做書名。

此外，外公為人寬容，最看不得別人受苦。而看待普通百姓或國家領導人，都是一視同仁，不卑不亢。

記得曾有素未謀面的落魄讀者攜妻小慕名登門造訪，談及失去工作，無力撫養兒女，外公即贈錢救濟。

「文革」時，紅衛兵曾逼我外公撕毀三毛畫作，棄於樓下焚之。「文革」後，一名曾參與焚畫的紅衛兵上門道歉，母親張朵朵不願意倒茶招待，說那人大壞。但外公卻非常客氣地與之相談，事後說，過門都是客，知道錯了就好。

最後一次見外公，是我初中時赴香港時，他已在華東醫院留醫，我帶了一塊手表，外公躺在病床上說，年紀輕輕不要戴手表，做人要樸實，並再三叮囑我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

如今，我在曾經與外公大有因緣的《大公報》工作。憶及兒時種種，歷歷在目，一言難盡。作詩一首，抒懷之情：

橫窗雨戀樹枝前，落地風翻葉亂旋。
歸燕初鳴未闌上，浮萍常泊碧湖邊。
花開嶺表人千里，身在嶺南客十年。
昨夜迷離深巷夢，傷心怕見故園煙。

【本報上海十日電】



▲張樂平女兒張朵朵、外孫詹勝在紀念館合影 本報攝

三毛從《大公報》開始流浪之旅

本報記者 王志民 倪巍晨

中國當代漫畫大師張樂平一生中創作了無數漫畫作品，其中尤以《三毛流浪記》最打動人心。事實上，六十多年前，三毛正是從《大公報》開始了自己的流浪之旅。

張樂平筆下的三毛1935年就已誕生，但彼時的三毛尚未形成系列。1947年初的一個寒冷的夜晚，張樂平在上海的一條小弄口偶遇了三個被凍得瑟瑟發抖的流浪兒，雖然孩子們圍着小爐子烤火取暖，但他們在寒風中的樣子卻讓張樂平記憶深刻，由此他萌生了創作流浪兒的想法。同年5月，《大公報》當時的總編王芸生請張樂平以畫一套漫畫。

在收到創作邀請後，張樂平欣然允諾創作一套以流浪為主題的三毛系列漫畫。張樂平的三女兒張朵朵回憶，為創作好三毛流浪系列漫畫，張樂平特意找到了上海流浪兒最多的地方「鄭家木橋」。「父親稱那些孩子為『小阿弟』，他原想還流浪兒交朋友，孰料竟沒有孩子搭理他。回家後父親才想起來，自己穿西裝的樣子讓流浪兒誤認為是有錢人。」她說，第二天張樂平特意換上了老舊的衣衫，並買了大餅油條送給流浪兒，經過一段時間交往，孩子們和張樂平成了朋友，而發生在這些流浪兒童身上的各種苦難故事，亦逐漸透過張樂平的作品呈現出來。

大公報連載引起轟動

1947年6月15日，《大公報》在其第三版上連載張樂平的最新創作《三毛流浪記》，該系列作品從三毛的視角揭露當時社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甫一登場即在全國引發震動，《大公報》當年同時擁有滬版、津版、渝版、港版，三毛很快便風靡全國，並從此被海外華人華僑所熟知喜愛。張朵朵說，宋慶齡在閱讀過《大公報》連載的《三毛流浪記》後非常感動，她特意在上海「燕雲樓」款待張樂平和《大公報》的

副刊編輯，宋在席間更激動地對張樂平說「你為流浪兒做了件大好事」，並倡辦「三毛樂園」以幫助貧苦兒童。

《三毛流浪記》大膽反映了深刻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也使讀者得到共鳴。《大公報》銷量明顯上升，連大街上閱讀欄每天都擠滿了人，刊出的《三毛流浪記》都被那些買不起報紙的流浪兒從貼報欄裡「挖走」。

激發人間社會同情心

當年，大公報館的接待室裡，經常要接待不少讀者，他們或者埋怨買不到當天的報紙，或者詢問三毛以後的遭遇，或者徵求如何獻愛心幫助三毛脫離困境。在那些日子裡，三毛成為全國百姓最為關注的人物之一。不斷有讀者寫信給《大公報》對三毛表示關心，更有甚者還寄來資助錢款和衣服指名給三毛。

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說，《三毛流浪記》不但揭露了人間的冷酷、殘忍、醜惡欺詐與不平，更可貴的是它還在刺激着每個善良人類的同情心，尤其是培養着千千萬萬孩子們的天真同情心！

1948年3月《大公報》應各地讀者要求，將《三毛流浪記》集結成冊出版，總編王芸生亦在當月23日為《三毛流浪記》撰寫了序言。自首次在《大公報》上連載，直至1949年4月4日刊出《三毛流浪記》的最後一幅作品「理想與現實」，《大公報》在這段時間內陸續出版發行了四冊漫畫單行本。

【本報上海十日電】

▲當年在《大公報》上連載的《三毛流浪記》 本報攝

